



書評書目別跟他們學

■ 惋塵 ■

主編先生：

「六十九年短篇小說選」的「編選序言」（刊貴刊九十七期）上有這樣一句語重心長的話——

「不論原因為何，都已顯示，文學獎或策劃性的小說刊載，已然影響了作家的創作生態——創作不再是心靈的驅策、或自由的萌芽，而成為田徑季節式的競賽、與高額獎金的懸賞者。」

其實此一趨向非僅小說一端。

今日報刊已經沒有十年二十年前那樣的編輯了，他們默默地做篩濾、潤飾來稿的工作，缺稿時自己來上一篇，或者登門、馳函誠心誠意請某文友貢獻一篇。絕對不會發生投稿者接連把 *maiden* 錯成 *madien* 三次，老編也不代為更改過來的事。

今日的編輯從幕後跑到臺上，跟作者搶鏡頭。報老關是上帝，他是把守天堂的聖彼得，以為自己門門擅長。

同時我們年長的小說家好些也與往昔不同啦。他們領了幾個錦上添花的獎之後，更覺得理論和技巧也

知其所以然了。那裏邀演講必去，文藝座談會必去，書展要他在書上簽名也去。反正有空調車可坐，有香艷閉路電視可看，以及盛宴和豪華飯店的招待。至於這些文壇明星，能為聽眾、學生解答些什麼文藝問題，倒一點也不重要。經驗把他們鍊成老油條，曉國中、高中生易如反掌，曉大專學生也無須多費力氣。此種演講或座談會我去恭聽了三次。第一位說他的寫作指導是騙人的，第二次是一位倡言寫儒林外史的吳敬梓不會刻畫人物的小說家，換來聽眾哄堂的效果，那筆演講費賺得很容易。第三次是一位喜歡於酒後寫評論文章的作家，經常製造笑譚，他告訴聽眾一大堆幾乎每本文章作法上都載的訣竅。

愛被人「徵召」的作家有一個共同的特色，他們寫不出作品了。就是偶爾寫，非荏弱，即公式化，再不然局部或全部由他人代筆。寫不出作品的主因在於一個人的精力有限。作家在七十歲以前不應該無作品可寫，寫不出除了體力衰退，不外自己忙著應酬，在浮名中自滿和言不及義的話說得太多。一九三〇年諾

貝爾文學獎得主辛克萊·劉易士曾警告寫作者：「寫作要常動筆，不是坐在草地上和人談寫作。」

年輕的小說作家怎樣呢？關於各種小說獎的產生這裏不談。年度小說選因為都是年輕小說家或理論家編選的，選進的作品多屬青年作者也是事實。六十九年入選九篇作品，編選者詹宏志先生說：「以年齡而論，陳若曦是比較年長的作家，其他作家都極年輕，絕大部分不滿三十歲。」這個現象不正常。文學史告訴我們，三十歲以下不是作家普遍成熟的年齡。不是編選者有偏差，就是我們年長的小說家太墮落。倘若經一位年長者協編，其情勢定會稍異。我們可以在歷年編選者的短評和序上看出一些端倪。他們談題材、故事、主題，對風格、人物刻繪、結構、作者的思想意識則常不置一語。

小說不是另一個形式的方塊文章，不是紙上漫畫劇場，單是故事好算不得佳構。試想一位編選者自己也寫西化式文字，他對別人的西化式文字自然有一份偏愛。他們多半對風格、人物描摹、構圖、哲學無多會心，自然不大理會入選作品的風格等等。

小說是藝術，如同書畫是藝術一般。把柳公權的書法通通擺出來，大家會覺得他的金剛經寫得最美。把畢卡索的素描通通擺出來，大家會覺得他年輕時的作品最生動。但在行家眼中不然。年度小說選單從故

事和主題上着眼，是否由於青年編選者無心的「保護政策」使然哪？

年輕一代的編輯爲了表現和「使命」，把副刊變成花俏的展示場。有了一個意念，馬上用電話或便箋向爬格子動物徵稿（或請專家名流蒞臨座談會），今日市文不易，市場千奇百怪，得到「聖旨」的文士感激得涕淚交流，向空中磕響頭拜謝後，隨即廢寢忘食，絞腦汁應命。「任務」固然「圓滿達成」了，但關心文化的讀者要問：

①好作品或卓越的見解來自急就章或即興嗎？
②老編對徵文（或討論）的主題、題材、文體有認識嗎？作者（或專家名流）對那些有認識嗎？

③是不是只爲了「不必」另付出單行本的稿費而徵文？

④作品（意見）有多少分量，經得起分析嗎？珠玉、碎鑽、垃圾的比例如何？

⑤對青年作家有無援苗助長的反作用？

希望書評書目別跟他們學。

書評書目已經出了兩期革新號，內容很熱鬧，但似無直接爲莘莘學子提供的文字。相信如果每期有四分之一篇幅爲學子服務，訂戶的增加速度會教發行人和老編笑歪了嘴。再朝下寫一定難逃下碎紙機的命運。祝仔細經營的美夢成真

宛塵上